

23

8° P. or. 544 (23)

W

第九十二回

陳敬濟被罰嚴州府

詩曰

猛虎爲其威

往往遭急縛

雷吼徒咆哮

夜譁已在脚

忽看皮囊處

無復睛明燦

人有甚于斯

足以勸元惡

話說李衙內打了玉簪兒一頓，卽時叫腳媽媽來，揜出腰袋裏的兩銀子，另買了箇十八歲使女，名喚滿堂兒。上邊集上俗人多是也。不在話下，却表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娘來家，交還了許多床帳，粧奩箱籠家伙。此處二爲鋪張，是全

濟許多東西至此方
吐也又爲瓶兒一痛

此方

三日一場嘆五日一場鬧

一場

氏要本錢做買賣他母舅張團練來問他母親道王五

兩銀子復謀晉事被他吃醉了在張舅門上罵

受氣不過另問別處借了銀子幹成晉事還把銀子

將來故云商盡已無孽雨益然則團練奈何不去他母親張氏着了一場

染病在身日逐臥床不起終日服藥請醫調治尤犯

不遇只得免出二百兩銀子與他叫陳定在家門

雨間房子開布鋪做買賣敬濟便逐日結交朋友陞

大郎狐朋狗黨比十只另在鋪中肆意拏骨牌

吃半夜酒看看把本錢丟下去不喫一對張氏說

酒花費張氏道是這

搭了楊大郎做夥計，這楊大郎名喚着元和，
中專一羅夙賣兩架謊鑿空，他許人話如捉影，

財以探囊取物，此伯爵更臺

這敬濟

問娘又要出三百一百

來添上共湊了五百兩銀子，信着他往臨清販布去。

六郎到家收拾行李，跟着敬濟從家中起身前往。

頭上尋缺貨去，一路總寫敬濟呆處較西門遠甚，方可爲嚴州作地

到了臨清

這敬濟

清市上是箇熱鬧繁華大馬頭去處，商賈往來之所，
輜輶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官私宅，多是

終是年小後生，被這楊大郎領着遊娼樓，登酒席，買物賄，
賄得不多，因走在一娼樓，見了一箇粉頭，名喚着金貴，

貨生的風流俏麗色藝雙全問青春多少楊子說姐兒老身親生之女止是他一人淨錢養活今年青是幾九一十八歲敬濟一見心目蕩然與了鵝子五兩銀子金一連和他歇了幾夜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留連不捨在夢花言說念就要娶他家去楊子開口要銀一百二十兩講到一百兩上兌了銀子娶了來家一路上是轎抬着楊大郎和敬濟都騎馬押着貨物車走一路揚鞭走罷

慕懽喜正是

多情燕子樓

馬道空回首

載得武陵春

陪作鶯凰女

此見敬濟貨到販得不多把本錢到娶了

家又着了口重氣鳴呼哀哉斷氣身亡此金瓶梅
潘氏
以老這般濟不免買棺裝殮念經做七停放了一七就化也

發送出門租塋合墓他母舅張團練看他娘面上亦不哭他一般見識舊筆亦這敬濟墳工覆墓回來把他娘正房

三間中間供養靈位那兩間收拾與馮金寶住大姐倒住

着耳房又替馮金寶買了丫頭重喜兒伏侍門前楊太娘

開着鋪子家裡大酒大肉買與唱的吃每日只和唱的睡

把大姐丢看不去瞅睬一日打聽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

子李衙內帶過許多東西去又爲罵張四
日曉一哭三年任滿李知

縣陞在浙江嚴州府做了通判領憑起身打水路赴任去

了這陳敬濟因想起昔日在花園中拾了孟玉樓那根

子就要把這根簪子做箇証見趕上嚴州去一簪之餘其妙如此

只說玉樓先與他有了姦與了他這根簪子不合又帶

許多東西嫁了李衡內都是昔日楊戩寄放金錙籍籠底

沒官之物那李通判一箇文官多大湯水聽見這箇利害

口声不怕不叫他兒子雙手把老婆奉與我我那時要

來家與馮金寶做一對兒落得好受用

不必定要六正房還是鄰足正無

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裡捉金烏敬濟不來到好

公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溟冷餓鬼撞鍾馗之久參透

就二句用有詩爲証

賣成一

赶到嚴州訪玉人

人心難曉似石

門一入深如海

北山齋

時時發清打點他娘舅中等出一千兩金銀來
與馬全賣家中盤纏把陳定後叫進來看家并門

發賣零碎東西他與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趕

百兩銀子從八月中旬起身前往湖州販了半船絲
絹來到清江浦馬頭上灣泊住了般隻投在箇店主人

二店內交際二殺雞取酒與楊大郎共飲飲酒中鬪和

大郎說夥計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

亦是熟語文中餘音

真敬濟不結而不以爲假故

在二郎店內畧住數日等

蓋西門結而不以爲
西門之受騙較敬濟少可

和陳安拏些人事禮物往浙江嚴州府看七家姐妹

中多不上五日少只三日就來楊大郎道哥去只顧

弟情恩店中等候到日一同起身這陳敬濟千不合意

不會和陳安和陳安身邊帶了些銀兩人事禮物有日更妙

路逕到嚴州府有日二字內大鄭已去遠矣進入城內投在寺中安下

打聽李通判到任一箇月家小船隻纏到三日這陳敬遠

不敢怠慢買了四盤禮物兩疋綺絲尺頭兩罈酒陳安

着他便據選衣帽齊整眉目光鮮逕到府衙前與門吏作

揖道煩報一声說我是通判李老爹衙內新娶娘子的親

孟二舅來探望方知前請二旧用敬濟陪坐之妙這門吏聽了不敢怠慢

隨卽稟報進去衙內正在書房中看書聽見是婦人見許

令左右先把禮物抬進來一面忙整衣冠道有請把陳安

請入府衙廳上叙禮分賓主坐下說道前日做親之時

不會二舅數濟道在下因在川廣販貨一年方

知家姐嫁與府上有失親近今日徵管薄亂
李衙內道一向不知失禮恕罪恕罪須臾茶湯
令左右把禮帖并禮物取進去對你娘說二舅來
樓正在房中坐的只聽小門子進來報說孟二舅來了
樓道再有那箇孟舅莫不是我二哥孟銳來家了十
水來看我只見伴當擎進禮物和帖兒來上面寫着
孟銳就知是他兄弟一面道有請令蘭香收拾後堂
玉樓裝點打扮俟候出見只見衙內讓進來玉樓在簾
觀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却是陳姐夫他來做甚麼
我出去看他怎的說話常言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鄉
水雖然不是我兄弟也是我女婿人家一面整粧出來

見那敬濟說道、一向不知姐七嫁在這裡、沒曾看得幾
得這句、不想門子來講衙內外邊有客來了、這衙內分
王樓款待二舅就出去待客去了、玉樓見敬濟檻下廝
連忙還禮說道姐夫免禮、那陣風兒刮你到此、叙異禮
讓坐、叫蘭香看茶出來吃了茶、彼此敘了些家常話、見玉
樓因問大姐好麼、敬濟就把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并誰
箱籠的一節話告訴玉樓借詳月娘之情以挾玉樓所以下文不敢當而声言也、玉
樓又把清明節上墳在永福寺遇見春梅在金蓮墳上說
話的話告訴他又說我那時在家中也常勸你大娘家
兒就疼女婿親姐夫不曾養活了外人他聽信小人

出祖夫打發出來落後姐夫

清一絲
不亂

生生吃他信奴才言語、把他打發出去。

殺了他若在家那武松有七箇頭八箇膽敢往你家來

他我這仇根結的有海來深六姐死在陰司裡也不饒他

玉樓道姐夫也罷去開手的事自古冤仇只可解不可忘

說話中間丫鬟放下桌兒擺上酒來五盤殼品堆滿春凳

玉樓斟上一盃酒雙手遞與敬濟說姐夫遠路風塵無事

破費且請一盃兒水酒這敬濟用手接了唱了喏亦斟

孟回奉婦人叙禮坐下因見婦人姐夫長姐夫短叫他口

中不言心內暗道這淫婦怎的不認犯只叫我姐夫等我

慢慢的探他果當下酒過三巡餚添五道彼此言來

去。只得入港這敬濟酒益着臉見常言酒情深似海色濃
天如天見無人在跟前先丟幾句邪言說入去道我兄弟
思想姐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想當初在丈人家怎約在
一處下棋打牌同坐雙雙似背蓋一般誰承望今日各自
分散你東我西玉樓笑道姐夫好說自古清者清而渾者
渾久而自見玉樓之言不惡而嚴較月娘粗鄙遠甚這敬濟笑嘻嘻何福慧
取出一包雙人兒的香茶遞與婦人說姐姐你若有積
憐見兄弟吃我這個香茶見說着就連忙跪下那婦人不
地下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遞酒與你吃

香茶來就發話道我好意來看你你到變了
你嫁了通判兒子好漢子不採我了你當初寄頭
做第三箇小老婆沒曾和我兩箇有首尾因向珊瑚
舊時那根金頭銀簪子拏在手內說這箇是誰人送來
不和我有姦這根簪兒怎落在我手裡上面還刻着
名字你和大老婆串同了把我家寄放的八音子金多
軟玉帶寶石東西都是當朝楊龍寄放應沒言之物都取
來嫁了漢子我叫你不要慌到八字入鏡兒上和你答話
玉樓見他發話拏的簪子委是他頭上戴的金頭蓮簪子
見昔日花園中不見怎的落在這短命手裡恐怕嚷着
家下人知道須臾變作笑吟吟臉兒惟此一變直加夜叉現形鐘馗出像千尋

婦人同此一付臉走將出來一把手拉敬濟說道好姐夫皮一付技量也

奴聞你要了如何就悄起來因觀看左右無人悄悄諭候
既有心奴亦有意兩個不勝分說接着就親嘴這陳敬濟
把舌頭似蛇吐信子一般就舒到他口裡交他噉說道你
叫我声親親的丈夫總算你有我之心呆乃至此寫得活現婦人道
且禁声只怕有人聽見敬濟悄悄向他說我如今治了些
船貨在清江浦等候你若肯下顧時如此這般到晚夕從
扮門子私走出來跟我上船家去成其夫婦有何不可他
一箇文職官怕是非莫不敢來抓尋你不成婦人道話
如此也罷約會下你今晚在府墻後等着奴有一句

四次丁牆上爬過去與你接了然後奴進

裡出來跟你上船去罷看官聽說正是佳人有意
牆高萬丈紅粉無情總然共坐隔千山當時孟玉樓道
得個痴蠢之人不如敬濟敬濟便下得這個鉗鎖着如人
嫁這李衙內有前程又且人物風流青春年少敬濟因自以爲潘安
予建矣後生大都如此恩情美滿他又拘你做甚休說平日又無連
手這個郎君也是合當倒運就吐實話泄机與他到老婆
娘哄瞞了正是

花枝葉下猶癟刺

人心難保不懷毒

當下二人會下話這敬濟吃了幾盃酒告辭同去李衙內
連忙送出府門陳安跟隨而去衙內便問婦人你兄弟在
那裡下處我明日回拜他去送些嗄程與他婦人便說

裡是我兄弟、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如此這般來約搭要我出去、奴已約下他、今晚三更在後牆相等、咱不如將計就計、把他當賊拏下、除其後患如何。必拿敬濟蓋爲奇謀諸物之一言有以中之也觀其言後衙內道因耐這廝無端自古無毒不丈夫、不患二字可知衙內道因耐這廝無端自古無毒不丈夫、不是我去尋他、他自來送死、一面走出外邊叫過左右伴、心腹快手如此這般預備去了、這陳敬濟不知機變、至夜三更果然帶領家人陳安來府衙後牆下、以咳嗽爲號、只聽牆內玉樓聲音打牆上掠過一條索子去那邊繫一大包銀子、原來是庫內拏的二百兩賄罰銀子通判不無通判亦惡得無罪這敬濟總待叫陳安拏着走、忽

陳安都細了稟知李通判分付都且
理原來嚴州府正堂知府姓徐名喚徐飼雖是羽林
冬夜騎犯
故殘芟得係陝西臨洮府人氏庚戌進士極是個清
少留也正之人寫風如画次日升堂左右排兩行官吏這李通判上
畫了公座庫子呈稟賊情事帶陳敬濟上去說昨夜至三
更時分有先不知名今知名賊人二名陳敬濟陳安鉗縣
庫門鎖鑰偷出班銀二百兩越牆而過致被捉獲來見老
爺徐知府喝令帶上來把陳敬濟并陳安鉗採採驅擁至堂
廳跪下知府見敬濟年小清俊画出事之狂且不知便問這廝是
那里人氏因何來我這府衙公廨夜晚做賊倫盜官庫點
銀有何理說那陳敬濟只顙磕頭聲冤徐知府道你敘些

如何言冤李通判在旁欠身便道老先生不必問忙
得賊証明白何不加起刑來徐知府卽令左右擎下
二十板李通判道人是害虫不打不成不然這賊
轉當下兩邊皂隸把敬濟陳安拖番犬板打將去
敬濟口內只罵誰知淫婦孟三見陷我至此冤枉
陪耳玉姐與爾何仇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官人聽見這
有緣故纔打到十板上喝令住了且收下監去明日
李通判道老先生不該發落他常言人心似鐵冥冥
從容他一夜不打繫就翻異口詞徐知府道無事
王意當下獄卒把敬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若

中有些疑忌卽喚左右

敬濟所犯來歷，卽便回報這事。

卷之三

晚間在一樁上睡，問其所以，我看哥哥青面

賊的，今日落在此，打屈官司，敬濟便說一言難

是清河縣西門慶女婿，這李通判兒子，新娶的還

是俺丈人的小舊，我有姦的，今帶過我家老爺送

放十箱金銀寶玩之物來他家，我來此間，問他索

他如此這般欺負，何不堂上說出活把一狂且身分，我當賊拏了我

成招不得見其天日，是好苦也。這人磕頭了，走來後廳

徐知府知府道：如何我說這人声冤？孟氏必有緣故，

次日升堂官吏兩旁侍立

明爲李通判一樁，方爲打屈內身，這徐知府

陳敬濟陳安提上來，摘了口詞，取了張無事的供狀，

釋放李通判在旁邊不知還再三說老先生這廝賊賣的不可放他反被徐知府對佐貳官員著審說了李通判一頓說我居本府正官員朝廷幹事不該與你家公報私仇誣陷平人作賊你家兒子娶了他丈人西門慶妾孟氏帶了許多東西應沒官賊物金銀箱籠來就是西門慶家壻逕來索討前物你如何假捏賊情拏他入罪叫我管你家出力做官養兒養女也要長大若是如此公道何堪此是如此方激得當廳把李通判數說的滿面羞慚垂首喪氣李公一怒當廳把李通判數說的滿面羞慚垂首喪氣而不敢言陳敬濟與陳安便釋放出去了良久徐知府掌這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躁便對夫人人夫

信力數落了我一頓可不氣殺我也夫人慌了事李通判卽把兒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擎大板殺我也說道你擊得好賊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因帶了許多裝金銀箱籠來他口口聲聲稱是當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來問你要說你假盜出庫子當賊情拏他我通一字不知反被正堂徐知府對衆說了我這一頓此是我頭一日官未做你照顧我的我這不肖子何用卽令左右兩點般大板打將下來可得這李衙內皮開肉綻鮮血逆流夫人見打得不像樣在旁哭泣勸解孟玉樓立在後廳角門首掩淚潛聽當打了三十大板李通判分付左右押着衙內卽時與我犯

婦人打發出門，令他任意改嫁，免惹是非。全我名節，那李衡內心中怎生捨得離異？只顧在父母跟前啼哭哀告，把兒子打死爹爹跟前並捨不的。婦人寫玉樓得李通判所托矣

把衙內用鐵索鎖在後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夫。

人哭道：相公你做官一場年紀五十餘歲，也只落得這點骨血，不爭爲這婦人你囚死他。往後你年老休官，倚靠何

八回照磨鏡一回

李通判道：不然他在這里須帶累我受

人氣。夫人道：你不容他在此，打發他兩日兒回原籍真定。

府家去使了通判依聽夫人之言，放了衙內限三日就起

身打點車輛，同婦人歸棗強縣家程攻書去了

玉樓夫至此方始

棗強入真定，真定之李家是真以天理之淡定爲

玉樓夫

却表陳敬濟真陳安出離嚴州。到寺中取了行李。
清江浦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陳二說他三日前說信來，說不得不來。他收拾了貨船，起身往家中去了。這數未信，還向河下去尋船隻，撲了個空。說道：這天殺的如不等我來，就起身去了。况新打監中出來，身邊盤纏已和陳安不免搭在人船上，把衣衫解當討吃歸家。忙忙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隨行找尋楊大郎，並無踪跡。那時正值秋暮天氣，樹木凋零，金風搖落，甚是淒涼。有八句單道這秋天行人最苦。

栖栖芰荷枯。說出敬濟之名

葉葉梧桐墜。

蛩鳴腐草中。

雁落平沙地。

細雨濕青松

○所謂嚴州○
霜重寒天氣

不是路行人。

怎曉秋滋味

有日敬濟到家、陳定正在門首看見敬濟來家、衣衫襤
面貌黧黑、說了一處、接到家中、問貨船到于何處、敬濟
得半日不言、把嚴州府遭官司一節說了、多虧正三台
府放了我、不然性命難保。與西門 謬金
蓮扶一樣今被楊大鷲這
殺的把我貨物不知拐的往那里去了、先使陳定在
探聽、他家說還不曾來家、陳敬濟又親去問了一遭、
下落、心中着慌、走入房來、那馮金寶又和西門太通首
面北、自從敬濟出門、兩個合氣直到如今大姐便

寶坐著、裏子邊、與他妻子去了、他家深見戒、

首被打酒買肉在屋裡吃家中要的沒有

兒不買只蒸餃們

曾几何時西門之女已凍餃矣

馮金寶又說大

積草不拈豎草不動偷米換燒餅吃又把豆的驥

房裡和了頭元宵兒同吃這陳敬濟就信了反罵武

不是才料淫婦你害餓癆餒痞了

是誰飯吃之言回報

偷米出武

燒餅吃又和了頭打夥兒偷肉吃把元宵兒打了一頓

大姐踢了幾腳這大姐急了趕着馮金寶兒撞頭罵道

養漢的淫婦你偷盜的東西與揭子不值了到學苦學

子說我偷米偷肉犯夜的倒拏住巡更的了

又是金

蓮月娘教

子踢我我和你這淫婦兌換了罷要這命斂甚處這破罐

道好淫婦你換兌他你還不值他的脚指頭兒哩也

當有事，于是一把手扯過大姐頭髮來，用拳打腳踢，打打得大姐鼻口流血，半日甦醒過來，這敬濟便認出房裡睡去了，繇着大姐在下邊房裡嗚嗚咽咽。到元宵兒便在外間睡着了，可憐大姐到半夜用一塊繩子懸梁自縊身死亡。年二十四歲，到次日早晨，一早裡間不開上房，敬濟和馮金寶還在被窩裡，便慘死在喜兒來叫大姐要取木盆洗坐脚，只顧推不開，進來賊淫婦，如何還睡？這咱晚不起來，我這一聲門，說道：「他起來了，且在房裡打鞦韆。」

取死之道如此

重喜兒打鞦韆

此處

淫婦鬚毛都拔淨了

取死之

說道：「他起來了，且在房裡打鞦韆。」

我妻子兒哩，只見元宵應了。

在床頂上吊死了。這小郎繼燒了和唱的
門，向前解鉤下來灌救了半日，那得口氣。
時分嗚呼哀哉死了，正是

不知真性歸何處。

疑在行雲

我來也

陳定聽見大姐死了，恐怕連累，先走去了。

那月娘

娘聽見大姐吊死了，散濟喪唱的在家，正是冰亭三兄弟

是一日之寒，率領家人小廝了鬟娘，十八口孝子

他家

見了大姐屍首，吊的直挺挺的，哭喊起來，將敬遠擲在牀

採亂打渾身錐子眼兒，也不計數。總市井惡來逼真唱的爲

套寫來逼真唱的爲

實躲在床底下，採出來也打了個臭死，把門窓戶壁都打

得七零八落，房中床帳枕被都還搬的去了，歸家請

不放
是這
是這

大舅二舅來商議凡事必大舅二舅商議一寫人情大寫月娘那日俱是吳氏當家也大說姐姐你趁此時咱家人死了不到官到明日他遇不

日子還來纏要箱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如到官處開了麼杜絕後患月娘道哥見得是一面真了狀子知縣姓霍名大立湖廣黃岡縣人氏舉人出身爲人無聽見係人命重事卽升廳受狀見狀上寫着

告狀人吳氏年三十四歲係已故千戶西門慶妻爲惡婚欺凌孤孀聽信娼婦熬打逼死女命乞

以存殘喘事氏有女婿陳敬濟遭官事投來氏數牛平日吃酒行兇不守本分打出吊死

出門豈期敬濟懷恨在家將妓女西門氏時
向舍忍不斜伊又娶臨清娼婦憑金寶來家尊
房居住欺信唆調將女百般痛辱蒸打又拶去頭
身踢傷受忍不過比及將死于本年八月廿三日三更
時分方纔將女上吊縊死切思敬濟恃逞兇頑欺氏孤
寡声言還要持刀殺害等語情理難容乞賜行拘到案
嚴究女死根因盡法如律庶兇頑知警良善得以安生
而死者不爲含冤矣爲此具狀上告

本縣青天老爺

施行

這霍知縣在公座上看了狀子又見吳月娘身穿綢緞
繫孝裙係五品職官之妻生的容貌端莊儀容閒雅

捕總是醜絕西門又爲

當日提刑所一照也

欠身起來說道那吳氏

越不发

看你也是個命官娘子這狀上情理我都知了你請了去

今後只令一家人在此伺候就是了我就出牌夫婦他

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出來坐轎子回家委付來

下伺候須臾批了呈狀委兩個公人一面白牌

行拘散

娟婦馮金寶并兩隣保甲正身赴官聽審這啟濟正在

裡亂喪事聽見月娘告下狀來縣中差公人

說的冤飛天外魂喪九霄那馮金寶已被打的

睡在床上聽見人拏他說的冤也不知有無凜

既使錢是不知事任且身分打發公人吃了酒飯一條繩

了人來卽時升廳來照跪在上首。知縣人跪在階下。知縣看了狀子便叫敬濟上去。惡因何聽信娼婦打死西門氏。方令上吊。有磕頭告道。望乞青天老爺察情。小的怎敢打駁。計在外被人坑陷了資本。着了氣來家調油。不曾做下飯。委被小的踢了兩腳。他到牛皮日一穿不。知縣喝道。你既娶下娼婦。如何又問他要飯吃。又說不要。吳氏狀上說。你打死他女兒。方纔上吊。你還不招認。敬濟道。吳氏與小的有仇。故此誣賴小的。望老爺察情。知縣大怒。說他女兒見死了。還推賴那個。喝令左右擎下去打十大板。提鴻金寶上來。拶了一拶。敲一百嚴令。公人帶下。

收監。卽日委典吏臧不息帶領吏書保甲隣人等前來。
濟家抬出屍首當場簡驗，身上俱有青傷，脖項間亦有幾
痕。生前委因敬濟踢打傷重受恐，不過自縊身死，取供具
結回報縣中。此宋仁所告知縣大怒，又打了敬濟十板金
寶褪衣也是十板。問陳敬濟夫歐妻至死者絞罪，鴻金寶
遁决一百，發回本司院當差。這陳敬濟慌了，監中寫出帖
子對陳定說：把布舖中本錢連大姐頭面共湊了一百兩
銀子，暗暗送與知縣。知縣一夜把招卷改了，止開了個漏
令，身死係雜犯，准徒五年，運灰贖罪。吳月娘再三曉得，
告何不叫保甲改送提刑所來，可嘆可嘆。知縣把月娘叫上去說道：

毛毛雨上也有颶痕，如何問他？

殺條律人情。

向來你怕他後邊纏擾我我這裡替你取了他

是作者要使敬濟是絕不好放手寫敬濟是好

令他再不許上你門就是了

是作者要使敬濟是好

一面把敬濟提到跟前分付道我今日饒你一死

是作者要使敬濟是好

改過自新不許再去吳氏家纏擾再犯到我案下決不容

是作者要使敬濟是好

饒卽便把西門氏買棺裝殮發送葬埋來后話我這裡好

申文書往上司去這敬濟得了個饑交納了贖罪銀子

到家中抬屍入棺停放一七念經送葬理城外前後坐了

半個月監使下許多銀兩唱的馮金寶也去了家中所有

都乾淨了房兒也典了剛刮刺出個命兒來再也不敢

言丈母了正是禍福無門人自招須知樂極有悲來有

爲証

風波平地起蕭牆

義重恩深不可忘

水溢藍橋應有會

三星權且住參商

九十三回

王杏菴義恤貧兒

金道士變淫少弟

詩曰

階前潛制淚

衆裡自嫌身

氣味如中酒

情懷似別人

暖風張樂席

晴日看花塵

盡是添愁處

深居乞過春

說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姐死了被吳月娘告了一狀打了一場官司出來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剛刮刺出個命兒來房兒也賣了本錢兒也沒了一頭面也使了一家伙也沒了一又說陳定在外邊打發人就落了錢把

陳定也攛去了，丁家中日逐盤費不週，坐吃山空，不時往
楊大郎家中問他這半船貨的下落。一日來到楊大郎門
首，叫声楊大郎在家不在？不想楊光彥拐了他半船貨物，
一向在外賣了銀兩，四散縣閃及打聽得他家中吊死了。
老婆他丈母縣中告他，坐了半個月監，這楊大郎就斂地
來家住着。聽見敬濟上門叫他問貨船下落，一經使兄弟
楊二風出來，又是一個假兄弟之親兄弟出來，只一搗鬼。
映然則人各有親，兄弟何必舍親而結呂
也反問敬濟，要人把你我哥哥叫的外邊做買賣，這幾個
月通無音信。知拋在江中，推在河內，害了性命，你倒還

直率光棍走出來一把于批

安人那敬

濟慌忙掙開手跑回家來

未發

敬

濟

濟

濟

五風故意拾了一塊三尖瓦楔，將頭顱磚破，面朝

敬濟來罵道我，管你娘眼，我見你家甚麼銀子來你來

屋裡放屁吃我一頓好拳頭，那陳敬濟金命一命走投無

命奔到家，把大門閑閉，如鐵桶相似，技臺，如此，二，風，幸

爹娘罵父母，拏大磚砸門，只是鼻口內不敢出氣兒，又

纏打了官司出來，夢條繩蛇也害怕，只得含忍過了，正是

嫩草怕霜，七怡日惡人自有惡人磨不消幾時，把大房賣

了，找了七十兩銀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內居住了，又一

落後兩個了頭，賣了一個重喜，見了又一只留着元宵兒和

他同鋪夥又過了不上半月把小房倒騰了却去賃房屋
往了。陳安也走了家中沒營運元宵兒也死了止是單
身獨自家伙桌椅都變賣了只落得一貧如洗未幾房鑽
不給鑽入冷舖內存身此時所爲百當也 花子見他是個富家人
兒生的清俊叫他在熱坑上睡與他燒餅兒吃語甘有味有營
便的過來叫他頂火夫打梆子搖鈴那時正值臘月殘冬
時分天降大雪吊起風來十分嚴寒這陳敬濟打了回梆
子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不免又提鈴串了幾條街巷又
是風雪地下又踏着那寒冰凍得聳肩縮背戰戰兢兢臨
五更雞叫只見個病花子倒在牆底下恐怕死了總甲分

就招下睡着了不想做了一夢夢見那時在西門
生受榮華富貴和潘金蓮拘搭頑耍戲謔從睡夢中就哭
醒了此處醒人何限所以必作敬濟一人爲此衆花子說你哭怎的這敬濟便
道你衆位哥七我的苦楚你怎得知

頻年困苦痛妻亡 身上無衣口絕糧

馬死奴逃房又賣

隻身鴉自走他鄉

朝依肆店求遺饌

暮宿庄園倚敗牆

只有一條身後路

冷匕之中去打撲

陳敬濟晚夕在冷鋪存身白日間街頭乞食清河縣城內
有一老者姓王名宣字廷用自言本爲朝延可用之財年六十餘歲家
道殷實爲人心慈仗義疎財專一濟貧救苦好善敬神所

生二子皆當家成立長子王乾

乾爲三陽乃伏羲卦中長子

襲祖號爲

牧馬所掌印正千戶次子王震

震爲二陽乃伏羲卦中次子俱用先天也

府學庠生老者門首搭了个主管開着个解當鋪兒每日

豐衣足食閒散無拘在梵宇听經琳宮講道無事在家門

首施藥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後園中有兩株杏樹這

杏菴居士可知用杏菴所以反復著明玉樓爲作者自喻也

一日杏菴頭

幅巾身穿木合道袍在門首站立只見陳敬濟打

過向前扒在地下磕了个頭忙的杏菴還禮不迭

的哥你是誰老爺眼昏不認的你這敬濟戰七

在旁邊說道不瞞你老人家小人是陳敬濟

橋陳洪白

暗想了一半日心下裏不是陳大寬的冷郎

陳洪白

之醜也。因見他衣服襪襪形容憔悴，說道：「賢姪，你得這般模樣，便問你父親母親可安麼？」敬濟東京，我母親也死了。杏菴道：「我聞得你在丈人濟道家外父死了，外母把我攆出來，他女兒死了官打了一場官司，把房兒也賣了，有些本錢兒都了一向，閒着沒有營生。」杏菴道：「賢姪，你如今在那？」敬濟半日不言語，說不瞞你老人家說，如此如此。杏菴道：「可憐賢姪！你原來討吃哩，想着當初你府上那樣娘家，我與你父親相交，賢姪，你那咱還小哩，總札着總角上學堂，怎就流落到此地位？可傷可傷！你還有甚親家也？」看顧你看顧兒，敬濟道：「正是俺張舅那裡，一向立久不一

府不好去的，問了一回話。老者把他讓到裡面客位，
小廝放桌兒擺出點心，嗄飯來，叫他儘力吃了一頓。見他
身上單寒，擎出一件青布綿道袍兒，一頂毡帽，又一雙毛
襪綿鞋，又秤一兩銀子五百銅錢。如此方使一部寫玉稿的
回文字滿足也。遙與他分付說：「賢侄這衣服鞋襪與你身上那錦
錢與你盤纏，貲半間房兒住。這一兩銀子，你擎着做上些
小買賈兒，也好糊口過日子。強如在冷舖中學不出好人
來。婆心如此方不愧王廷用之名。每月該多少房錢來這裡老拙與你這
陳敬濟扒在地下磕頭謝了，說道：「小侄知道，擎着銀錢出
離了杏菴門首，也不尋房子，也不做買賣，把那五百文錢

王廷用之名，狂且不那二兩銀子，鳥

白銅頓銀在街上行使，狂且下肖如此吃巡還的當十二
該勞節級處，一頓櫻打使的罄盡，還落了一屁股。舉着雨傘，把身上綢衣也輸了襪兒也換嘴來吃，不依着發
街上計吃，一日又打王杏菴門首經過，杏菴正在門首，見敬濟走來磕頭，身上衣襪都沒了，止戴着那毡帽，精腳
軟鞋，凍的乞乞縮。婆心如此真老者便問陳大官做得買賣如何，房
錢到了來取那房錢麼。不愧王庭用那陳敬濟半口無言，可對問之，再三方說如此這般都沒了，老者便道：「阿呀賢侄，你這等就不是過日子的道理。婆心如此真你可招不
的輕負，不的重，但做了些小活路兒，還強如乞食免人
耻笑，有玷你父祖之名。婆心如此真不你如何不依我說，
愧王庭用者

一面又讓到裡面叫安童擎飯來與他吃飽了、又與了他一條祫褲一領白布衫、一雙裹腳、一吊銅錢、一斗米你擎去務要做上了小買賣賣些柴炭豆兒瓜子兒也過了日子強似這等討吃這敬濟口雖答應擎錢米在乎出離了老者門那消幾日熟食肉麪都在冷舖內和花子打夥兒都吃了要錢又把白布衫祫褲來輸了大正月裡又抱着肩兒在街上走不好來見老者走在他門首房山牆底下向日陽站立逼老者冷眼看見他不叫他他挨七搶八又到根前扒在地下磕頭逼老者見他還依舊如此說道賢侄這不是常策咽喉深似海呂月快如梭無底坑如何處

小把你進來我與你說有一回生處又請問了按得尔自

人怕你不去。妾心如此，真足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者已。
而。約。之。溝。中。者。看。他。關。七。寫。一。玉。樓。和。事。便。

真是天下無難事。獨。大。寫。一。杏。菴。濟。人。便。真。見。民。胞。物。與。
方知作者李問經。淡色笔。皆到。而玉樓杏菴爲一人也。

敬濟跪下哭道。苦得老伯見怜。不拘那裡但安下身小的。
 情愿就去。杏菴道。此去離城不遠。臨清馬頭上有座晏公廟。
晏者安也。送入安身之處。那裡魚米之鄉。舟船輻輳之地。錢糧極廣。
 清幽瀟洒廟主任道士。任者人也。欲其成人也。與老拙相交極厚。他
 手下也有兩三個徒弟徒孫。我備分禮物把你送與他做
 個徒弟出家。學些經典吹打與人家應福。也是好處。敬濟
 道。老伯看顧可知好哩。杏菴道。既然如此。你去明日是個
 好日子。你早來我送你去。敬濟去了。這王老連忙叫了裁縫來。就替敬濟做了一兩件道衣。一頂道帽。鞋襪俱全。大勝之快。

如次日敬濟果然來到王老教他空屋裡洗了澡梳了頭
戴上道髻裡外換了新襪新褲上蓋青綢道衣下穿雲履
芷襪備了四盤美果一鐸酒一疋尺頭封了五兩銀子少
便乘馬領了一疋驥兒與敬濟騎着婆心腹與如此豈是五臺山趙員外等

安童喜童跟隨兩個人抬了盒担出城門逕至臨清馬頭
晏公廟來且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到晏公廟天色已晚
王老下馬進入廟來只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兩邊八
紅牆正面三間朱殿端的好座廟宇但見

山門高聳殿閣峻層高懸勅額金書彩畫出朝入晚
間大殿塑龍王一十二尊兩下長廊刻水族百千

祭賽萬年香火威靈在四境安

24

有女童看見報入方丈任道士忙整衣巾
令打濟和禮物且在外邊伺候不一時任道士把李
長丈方丈松鶴軒叙禮說王老居士怎生一向不到敝
館喜今日何幸得蒙下顧杏菴道只因家中俗冗所
失拜望叙禮畢分賓主而坐小童獻茶茶罷任道士道
居士今日天色已晚你老人家不去罷了分付把馬步
後槽喂息杏菴道沒事不登三寶殿老拙敬來有一事
瀆未知尊意肯容納否任道士道老居士有何見教只
分付小道無不領命杏菴道今有故人之子姓陳名蓮

年方二十四歲生的資格清秀倒也伶俐只是父母
世太早自幼失學苦說他父祖根基也不是無名少生
家有一分家當只因不幸遭官事沒了無處棲身老母
乃尊舊日相交之情哭殺千古人慟欲送他來尊師
徒弟未知尊意如何任道士便道老居士吩咐小道怎
敢違阻只因小道命蹇家下雖有兩三個徒弟都不省事
沒一個成才的小道常時惹氣未知此人誠實不誠實道之言非吳道之言固知晏
公廟讓玉皇廟爲有人也杏菴道這個小的不滿尊師
就只顧放心一味步實本分膽見又小几事見伶俐堪
任一徒弟總是婆心

帖兒上寫着謹具粗段一端魯酒一樽豚蹄一副燒
隻鴨果二盒白金五兩知生王宣頓首拜連忙稽首謝
老居士何以見賜許多重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
只見陳妙濟頭戴金梁道髻身穿青絹道衣腳下雲履
纏綿繫絲絛生的眉清目秀齒白唇紅百如傅粉便不
進來向任道上倒身下拜上了四雙八拜任道上因問他
多少青春教濟道居馬交新春二十四歲了任道士見
果然伶俐取了他個法名叫做陳宗美言猶能收心在此猶是其祖功宗家
之美原來任道士手下有兩個徒弟大徒弟姓金名宗明
也是今人之道二徒弟姓徐名宗順他便叫陳宗美王杏
也自以爲明

電報請出來見了禮數一面收了禮物小童掌上燈來在
兒先擺飯後吃酒 飲品盃盤堆滿桌上無非是雞蹄鴨
鴨魚肉之類王老吃不多酒師徒輪番勸殼幾巡王老不
酒力告辭房中自有床鋪安歇一宿到次日清晨小童
水淨面梳洗盥漱畢任道士又早來遞茶不一時擺飯
吃了兩盃酒喂飽頭口與了抬盒人力錢細王老臨起
過袋濟來分付在此好生用心習學經典聽師父指
常來看你按季送衣服鞋襪來與你又向任道士道
聽教訓一任責治老拙並不護短一面背地一嘴
心如此安得天下玉庭所用普此等人則太平無休歇矣我去後你要洗

事業亦若再不安分我不管你了那等漢

諾道見子理會了王老當下作辭任道士出門上馬。公廟回家去了。敬濟自此就在晏公廟做了道士。因見任道士年老赤鼻身體魁偉。声音洪亮。一部鬚髯能談善飲。
猶是人道所爲。
又爲後痰火作根。只專迎賓送客。凡一應大小事都在大徒弟金宗明手裡。那時朝廷運河初開。臨清設二閭以節水利。
便伏守
備府不拘官民船到閩上都來廟裡或求神福或來祭願。或討載與答。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錢米的。也有送香油鼎燭的。也有留松篙蘆席的。這任道士將常署糧多餘錢糧都令家下徒弟在馬頭上開設錢米鋪賣。將金子來積。借私囊。
猶是人道所爲。他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是個空本分的。年約三十餘歲。常在娼樓包占樂婦。是個酒色之

徒手下也有兩個清潔年小徒弟同舖歇臥日久熟。敬濟是
西門慶一生詩脚又是潘金因見敬濟生的齒白唇紅而
蓮一生註脚今道如此作爲

如傅粉清俊乖覺眼裡說話就纏他同房居住晚夕和他
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舖歇臥初時兩頭睡便嫌敬
濟腳臭叫過一回枕頭上睡睡不多回又說他口氣噴著
令他吊轉身子屁股貼着肚子那敬濟推睡着不理他他
把那話弄得硬硬的直豎一條棍抹了些唾津在頭上在
他糞門裡只一頂原來敬濟在冷舖中被花子飛天鬼
林見美過的相干大了那話不覺就進去了補出又這
是伏後這

我不知當做甚麼人兒與他個甜頭見且叫

內納些銀錢一面故意声叫起來這金宗明恐

聽見連忙掩住他口說好兄弟噤声隨你要的

敬濟道你既是要拘搭我我不言語須依我三件事

三件事孽海洪波何時可息爲之一嘆宗明道好兄弟休說三件事

事我都依你敬濟道第一件你既要是我

不許你再和那兩個

個徒弟睡

儼然又是翡翠軒

第二件大小房門上鑰匙

要執掌

儼然又是月娘之續矣

第三件隨我往那裡去你休嗔我

是金蓮輩不能得之于西門者

你都依了我我方依你此事

金宗明道這

個不打緊我都依你當夜兩個顛來倒去整狂了半夜這

陳敬濟自勾風月中撞甚麼事不知道當下被底山鹽

邊海誓淫聲艷語摳吮品

四字乃金蓮一全作用不爲惜蓋猶能作怪如此

這金宗明哄得歡喜無盡到第二日果然把各處鑰匙
交與他手內就不和那個徒弟在一處每日只同他一箇
歇臥一日兩兩日三這金宗明便再三稱贊他老實我任道
所問誠寔不誠寔是一句。又此等人今道固以爲老寔也。任道士聽信又贊他使錢討
了一張度牒自此以後凡事並不防範這陳敬濟因此當
挈着銀錢往馬頭上遊玩看見院中架兒陳三兒陳田出
田性後散說馮金寶見他錫子死了他又賣在鄭家叫鄭金寶兒
如今又在大酒樓上趕趁哩你不看他去這小夥兒舊
情不改所云陳三也挈着銀錢跟定陳三兒逕往馬頭大酒樓
上來此不來倒好若來正是五百載冤家來聚會數年前

人生莫惜金縷衣 人生莫負少年時

見花欲折須當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原來這座酒樓乃是臨清第一座酒樓名喚謝家酒樓
面有百十座閣兒。週圍都是綠欄杆就緊靠着山岡前
宮河極是人烟閑熱去處。舟船往來之所。伏愛姐怎見得這座酒樓齊整但見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綠欄杆低接軒窓翠簾櫳高懸瓦
牖吹笙品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盞擎盃擺列着歌姬
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覓翻瑞雪
河烟水樓畔綠楊啼野鳥門前翠柳繁花颺
這陳三見引教濟上樓到一個閣兒裡坐下便叫店小二

打抹春檻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飯來擺着使他下邊坐
粉頭去了須臾只聽樓梯響馮金寶上來手中擎着個鑊
鑊兒見了敬濟深深道了萬福常言情人見情人不覩矣
簇地兩行淚下正是

數声嬌語如鶯轉

一串珍珠落線頭

敬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姐你一向在那裡不不
見你呆後生之呆這馮金寶放淚道自從縣中打斯出來
語好看殺人我媽着了驚訝不久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五媽家這五
百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清馬頭上赶趁酒客昨日
見陳三兒說你在這裡開錢舖要見你一見開錢舖
要見也空

見卿不期今日會見一面可不想殺我也說是空

濟取袖中帕見着他抹了眼淚事如此說道我的
休要煩惱我如今又好了呆語好看殺人首從打出官司來家
都沒了投在這晏公廟做了道士師父甚是托我往後
常來看你因問你如今在那裡安下金寶便說奴就在這
橋西酒店家劉二那裡疾入劉二有百十房子四外街鋪寨孟
妓女都在那裡安下白日裡倒來這各酒樓趕趁說着這
個挨身敘一處飲酒陳三兒盪酒上樓擎過琵琶來金鐘
彈唱了個曲兒與敬濟下酒名普天樂

淚雙垂垂雙淚三盃別酒三盃鶯鷹對拆開拆合
鶯鷹對嶺外斜暉看看墜看看墜嶺外暉天昏地暗
徊不捨不捨徘徊

兩入吃得酒濃時，未免解衣雲雨。下個房見這陳敬濟向不曾近婦人，久渴的人，今得遇金寶，儘力盤桓。尤雲礮雨未肯卽休。須臾事畢，各整衣衫。敬濟見天色晚來，與金寶作別，與了金寶一兩銀子。杏菴銀子如彼用，用敬濟如此用。又與了陳三兒三百文銅錢。杏菴錢如彼用，敬濟齊如此用。囑付姐姐我常來看，你咱在這搭兒裡相會。你若想我，使陳三兒叫我去下樓來，又發了店主人謝二郎三錢銀子，酒錢敬濟回廟中去了。這馬金寶送至橋邊方回，正是：

盼穿秋水因錢鈔

哭損花容爲鄧通

大酒樓劉二散

酒家店雪娥爲娼

詩曰

學肉傷殘產業荒

一身何忍去歸娼

淚垂玉筋辭官舍

步蹴金蓮入教坊

長
覽鏡自憐傾國色

向人初學倚門粧

春來雨露寬如海

嫁得劉郎勝阮郎

大后卒
李雪娥

話說陳敬濟自從謝家酒

標上見了馮金寶兩個又勾搭

上前情往後沒三日不利

他相會或一日敬濟有事不去

賠資就使陳三見稍寄物

事或寫情書來叫他去一次還

五錢或一兩以後日間供

其柴米納其房錢此杳若荀

到廟中便臉紅任道士問他何處吃酒來敬濟只說在鋪和夥計暢飲三盃解了苦來他師兄金宗明一方若生遷掩晚夕和他一處盤那勾當是不必說朝來豪在任道士囊袋中細軟的太錢也抵盜出大半花費了丁是日也是合當有事這酒家店的劉二有名坐地虎便是帥府周守備府中親隨張勝的小舅子特書專一人頭上開娼店倚強凌弱舉放私債與巢窩中各娼使利三討利有一不給摿換文書將利作本利上加利兇人不敢惹他就是打粉頭的班頭欺酒客的後權陳敬濟是晏公廟任道士的徒弟白臉小廝任誠

究大的拳頭有声走來謝家樓下問金寶在那
 三郎連忙声喏說道劉二叔他在樓上第二間閣房
 是這劉二大叔步上樓來敬濟正與金寶在閣兒里
 酒飲一處快活把房門閨閉外邊簾子挂着只說劉二
 手扯下簾子大叫金寶見出來唬的陳敬濟鼻口都
 也不敢出這劉二用脚把門踢開金寶見只得出來
 說劉二叔叔有何說話劉二罵道賊淫婦你少我三個
 房錢却躲在這裡就不去了金寶笑嘻嘻說道二叔沒事
 家去我使媽媽就送房錢來被劉二只摟心一拳打了老
 婆一交把頭顱搶在牆沿下磕破血流滿地先是罵道
 媳婦還等甚送來我如今就要看見陳敬濟在裡面喊着

妾向前、把桌子只一掀、攢
你是甚麼人、走來撒野、刻
有忘是道士、看官亦忘是
道士劉二、眼中自是分明、
跳脚踢無數、那樓主吃酒、

三郎初時見劉二醉了、不
模上樓來解勸、說道劉二
老人家大名、悞言冲撞、休
饒他去罷、這劉二那裡依
第十一、知書名如此不叫將、

拴在一處、軟鎖、分付天明、早解到老爺府裡去、原來守候

見打得粉碎、那敬濟便道、阿舅
一罵道、我合你道士林林娘
一手採過頭髮來、按在地下、參
刑人看着都立睜了、店主人驚
收惹他、次後見打得人不謙模
似你老人家息怒、他不曉得你
女和他一般見識、看小人薄面
夫舊力把敬濟打了個發昏、拿
地方保甲一條繩子、連粉頭都

濟在道士廟中尚還不知只說他晚夕米鋪中上宿未
補出
 却說次日地方保甲巡河快手押解敬濟金寶顧頭王
 赶清晨早到府前俟候先遞手本與兩個管事張勝李安
 看說是劉一叔地方喧鬧一起晏公廟道士一名陳宗美
 妻婦鄭金寶衆軍卒都問他要錢說道俺們是廳上動刑
 的一班十二人隨你罷正經兩位管事的你倒不可輕視
 了他敬濟道身邊銀錢倒有無知小子語都被夜晚劉二打我
 時被人拘摸的去了身上衣服都扯碎了那得錢來止有
 頭上閑頂一根銀簪見如此結簪拔下來與一位管事的罷眾
 牢子擎着那根簪子走來對張勝李安如此這般說他一
 個錢兒不挾出來止與了這根簪兒還是低銀的張勝道

你叫他近前等我審問他衆軍卒不一時擁到跟前跪上
問你幾時與任道士做徒弟俗名叫甚麼我從未見你敬
濟道小的俗名呌陳敬濟張勝一問爲後文春梅問故也原是好人家兒
女做道士不久張勝道你既做道士便該習學經典許你
在外宿娼飲酒害喫你把俺帥府衙門當甚麼些小衙門
不拏了錢兒來這根簪子打水不渾要他做甚還掠與他
去分付牢子等住同老爺升廳把他放在頭一起眼兒裏
狗男女道士就是個吝錢的只許你白要四方施主錢財
休說你爲官事你就來吃酒赴席也帶方汗巾兒皆曉得
動刑時着實加力拶打這廝又把鄭金寶叫上去鄭家

過近熱趕些衣食爲生沒甚大事看老爺喜怒不回
只是一兩梭子若喜歡只恁放出來也不知一時只拿
裡面雲板响守備升廳兩邊僚掾軍牢森列甚是齊整
見

緋羅繖壁紫綬皂圍當廳額挂茜羅四下簾垂翡翠
官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人從謹廉鹿角旁揮令
兩面軍牢沉重僚掾威儀執大棍授事立階前族文書
廳旁聽發放雖然一路帥臣果是滿堂神道

當時沒巧不成話也是五百刦冤家聚會姻緣合當湊着
春梅在府中從去齒八月間已生了個哥兒小衙內先
今方半歲光景貌如冠玉唇若塗朱守備喜似廕上之珍

愛如無價之寶，未幾大奶奶下世，守備就把春梅冊正，
了夫人。又補出就住着五間正房，買了兩個養娘抱來，
一名玉堂，一名金匱。兩個好名，却是二星名，摠爲兩個小春梅，一時命運通順來也。丫鬟伏侍，一名翠花，一名蘭花，又有兩個身邊得寵彈唱
的姐兒，都十六七歲，一名海棠，一名月桂，都在春梅房中
侍奉。那孫二娘房中止使着一個丫鬟，名喚荷花，見不在
話下。每常這小衙內只要張勝抱他外邊頑耍，遇着守備
升廳，便在旁邊觀看。當日守備升廳坐下，放了告牌出去，
各地方解進人來，頭一起就叫上陳敬濟，并娼婦鄭金匱。
見去守備看了呈狀，便說道：「你這廝是個道士，如何不守

榍追了度牒還俗。那娼婦鄭氏櫻一槓敲五十敲責令歸
 院當差，兩邊軍牢向前，終待扯翻敬濟，攤去衣服，用繩索
 繩起轉起棍來，兩邊招呼要打時，可霎作怪，張勝抱着小
 衙內，正在月臺上站立觀看，那小衙內看見打敬濟，便在
 壓裡攔不住，撲着要敬濟抱。張勝恐怕守備看見，忙走過
 來，那小衙內一發大哭起來，直哭到後邊春梅根前。引春
 梅問他怎的哭，張勝便說老爺廳上發放事，打那晏公廟
 陳道士，他就撲着要他抱，小的走下來，他就哭了。這春梅
 聽見是姓陳的，心平不免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到軟屏
 後面，探頭觀覷，打的那人聲音模樣，倒好似陳姐夫一般。
 他因何出家做了道士，又叫過張勝問他，此人姓甚名誰。

方知張勝一門

張勝道這道士我曾問他來、他說俗名叫陳敬濟。
春梅暗道正是他了、一面使張勝請下你老爺來這守
備廳上打敬濟總打到十棍、一邊還櫻着唱的、忽然聽後邊
天人有請、吩咐牢子把棍且閑住、休打一面走下所來、春
梅說道你打的那道士是我姑表兄弟看奴面上饒了他
罷、守備道夫人何不早說我已打了他十棍怎生奈何
面出來、吩咐牢子都與我放了、唱的便歸院去了、守備當
日使張勝叫那道士回來、且休去、問了你奶奶請他相見
這春梅纔待使張勝請他到後堂相見、忽然沉吟想了
想、雪娥死矣便又吩咐張勝、你且叫那人去着等我慢他再

也、度牒也不肯給、言、康、後、濟、可、了、十、風、出、進、

奔來晏公廟，不想在道士聽見人來說你那徒
在大酒樓上，包着唱的鄭金寶兒，惹了酒家店坐地
二打得臭化連老婆都拴了解到守備府去了，行止有
便差軍牢來拏你去審問，追度牒還官。這位道士聽了，
者年老的着了驚怕，二來身體胖大，因打開囊籃內，又沒
了許多細軟東西，着了口重氣，心中痰湧上來，昏倒在地。
衆徒弟慌忙向前扶救，請將醫者來灌下藥去，通不省人。
事到半夜，嗚呼斷氣身亡。亡年六十三歲。第二日陳敬濟
來到，左右隣人說：「你還敢廟裡去？」你師父因爲你如此這
般得了些重氣，昨夜三更鼓死了。這敬濟聽了，唬的忙忙
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泥綱之魚，復回清河縣城中來。正是：

鹿隨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

話分兩頭，却說春梅一面使張勝叫聲濟且去着，一面走歸房中，摘了冠兒，脫了繡服，倒在床上，便捫心撓被，聲聲叫喚起來。做作處與金蓮不同，自是急性人做作說的合宅大小都慌了。下房孫三娘來問道：大奶奶纏好好的，怎的就不好起來？春梅說：你每且去休管我，落後守備退廳進來見他，尚在牀上叫喚，也慌了，扯着他手兒，問道：你心裡怎的來？也不言語。一不又問那個惹着你來？二不不做聲。做聲守備道：不是我剛從打了你兄弟，你心內惱麼？亦不應答。三不應答三常語如廻，如廻却是這守備無計奈何，走出外邊，捆綁起張勝，李安來了，如廻固早知他是你奶奶兄弟，如何不早對我說？教我

了他十下惹的你奶奶心中不自在。我曾叫你留下他。請
 你奶奶相見。你如何又放他去了。你這廝每邦討分曉。張
 勝說。小的曾稟過奶奶來。奶奶說。且叫他去着。小的縱放
 他去了。一面走入房中。巽哭啼啼哀告春梅。望乞奶奶在
 爺前方便一言。不然爺要見責。小酌每哩。這春梅睜圓星
 眼。剔起蛾眉。叫過守備近前。說得寵人如此作用。
 我自心中不好
 干他們甚事。那廝他不守本分。在外邊做道士。且柰他些
 時。等我慢慢招認他。已留後也這守備總不麻犯。張勝李安了。
 守備見他只管喚。又使張勝請下醫官來看。脉說老安
 人染了六慾七情之病。着了重氣在心。討將藥來。又不吃。
 都放冷了。頭每都不敢向前說話。請將守備來看着吃。

藥只呷了一口、就不吃了、守備出去了、大丫鬟月桂擎過
藥來、請奶奶吃藥、被春梅擎過來、匠臉只一潑、罵道、賊
浪奴才、你只顧擎這苦水來灌我怎的。果然灌我肚子裡
有甚麼果然沒、叫他跪在面前、孫二娘走來問道、月桂怎
的、奶奶叫他跪着海棠道、奶奶因他擎藥與奶奶吃了、奶
奶說、我肚子裡有甚麼、擎這藥來灌我、叫他跪着、孫二娘
道、奶奶、你委的今一日沒曾吃甚麼、這月桂、他不曉得奶
奶休打他、看我面上、饒他這遭罷、吩咐海棠、你往厨下熬
粥見來、與你奶奶吃口兒、春梅于是把月桂放起來、那
海棠走到厨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鍋粳米濃飯的粥

在上面朝裡睡、又不敢叫、直待他翻身方纔請他寫來

有了粥兒在此、請奶奶吃粥、春梅把眼合着不言語、海棠

又叫道、粥曉冷了、請奶奶起來吃粥、孫二娘在旁說道、大

奶奶、你這半日沒吃甚麼、這回你覺好些、且起來吃些、

那春梅一砧碌子扒起來、叫妹子擎過燈來、取粥在手、只

呷了一口、往地下只一推、准早是不曾把家伙打碎、被奶奶

子接住了、就大吆喝起來、向孫二娘說、你平白叫我趕來

吃粥一語大吆喝、你看賊奴才熬的好粥、我又不坐月子、熬這

照面湯來與我吃怎樣、分付奶子金匱、你與我把這奴才

臉上打與他四個嘴巴、當下真個把海棠打了四個嘴巴、

信二婢餽孫二娘便道、奶奶、你不吃粥、却吃些甚麼鬼、

不餓着你、春梅道、你叫我吃、我心內攔着吃不下去、良久

夫入雪娥叫過小丫鬟蘭花見來、分付道、我心因想些雞尖湯

見吃與肉絲、湯相對你去廚房內對那淫婦奴才、教他洗手做碗

好雞尖湯兒與我吃、叫他多放些酸筍、做的酸酸辣辣的

我吃、孫二娘便說、奶奶分付他教雪娥做去、你心下想吃

的就是藥語亦這蘭花不敢怠慢、走到厨下、對雪娥說、奶奶

叫你做雞尖湯快些做、等着要吃哩、原來這雞尖湯是

離雞脯翅的尖兒碎切的、做成湯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

旋宰了兩隻小雞、退刷乾淨、剔選翅尖、用快刀碎切成絲、

加上椒料葱花、芫荽酸筍油醬之類、搗成清湯盛了、兩甌

見用紅茶盤兒熱騰騰蘭花擎到房中、春梅燈下看了

了一口呸叫大罵起來，詞句對那淫婦奴才說。

甚麼湯精水寡淡，有些甚味，你們只叫我吃平白叫氣死的。蘭花生怕打連忙走到厨下，對雪娥說：奶奶娘還淡好，不罵哩。這雪娥一声兒不言語，忽氣吞声，有層從斷。

洗鍋又做了一碗，多加了些椒料，香噴噴的。蘭花拿到房裡來，春梅又嫌忒誠了，掣起來照地下只一滾。一早是蘭花

花舉得快，險些兒滾了一身罵道：你對那奴才說去！他寶氣做與我吃，這遭做的好，叫他討分曉。這雪娥聽見千不合，萬不合，悄悄說了一句：姐姐，姐姐幾時這般大了？就擡起人來。一路寫來方入此句不妥不想蘭花回到房裡，告春梅說：

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此言，登時柳眉剔豎，星眼圓睜。

碎銀牙通紅了，粉面大叫：「與我採將那淫婦奴才來見我！」使了姊妹丫鬟三四個，登時把雪娥拉到房中，審問。雪娥狠鈍，一手扯住他頭髮，把頭上冠子蹠了，罵道：「淫婦！你怎的說幾時這般大？不是你西門慶家指舉的？我這六日恨深矣。自濠打時至此，何日忘之？我買酒肉你來伏侍我，你不憤氣？我不做口子湯，不是精淡，就是苦醃，你倒還對着丫鬟說我並時恁般大起來，搜搜索落，我要你何用？一面請將來審，採雪娥出去，當天井跪着，前邊叫將張勝、李安、施耐、和善衣裳，打三十大棍。兩邊家人點起明晃晃燈籠，張勝、李各執大棍候候，那雪娥只是不肯脫衣裳，守備恐他逃走，他在根前不敢言語。如一娘在旁邊再三勸道：

他在根前不敢言語。如一娘在旁邊再三勸道：

吩咐打他多少免褪他小衣服。衣服他爺體面上不好看的只望奶奶高抬貴手。說的不是了春梅不肯定要去他衣服打說道那倒也罷。把孩子先摔殺了然後我也一條繩子吊死就是了。他便是了娘制得妙。又是月娘出稿觀于是也二頭撞倒在地就直挺挺的昏迷不省人事好做些事月娘說的連忙扶起說道隨你打罷沒的氣着你當下不曉得這孫雪娥瓶子在地褪去衣服打了三十大棍打肉綻一面使小牢子半夜叫將薛嫂見來卽時罄身銀時非。雪娥之計平去辦賣春梅把薛嫂見叫在背地分付我只要入頭到將這淫婦才好久與我買在媚門隨你轉多少我不

你若賣在別處我打聽出來只休要見我那薛嫂是
我靠那裡過日子却不依你說當夜領了雪娥來家
娥悲悲切切整哭到天明薛嫂便勸道你休哭了也是
的晦氣冤家撞在一處老爺見你到罷了只恨你與他
此三舊仇舊恨折挫你連老爺也做不得主兒見他有孩子
凡事依隨他正經下邊孫二娘也讓他幾分富言揚未
做了倉官說不的了你休氣哭雪娥收淚謝薛嫂只望早
晚尋個好頭腦我去只有飯吃罷薛嫂道他于萬分付
叫我把你除在娼門我養兒養女也要天理等我替你
箇單夫獨妻或嫁個小本經紀人家養活得你來也

張媽走來叫薛嫂，你這壁廂有甚娘子，怎的哭的悲切。薛
嫂便道：張媽請進來坐，說道：便是這位娘子，他是大人家
出來的，因和大娘子合不着，打發出來，在我這裡嫁人。情
忍個單夫獨妻，免得惹氣。張媽道：我那邊下着一個山
東賣綿花客，入姓潘，排行第五，年三十，七歲。始終爲潘五
時受辱因敬濟羨一得雙又見所贈益此是因金蓮真追本窮源之論，幾車花果，常在老身家安下。
前日說他家有個老母有病，七十多歲，死了渾家半年光
景，沒人伏侍，再三和我說替他保頭親事，並無相巧的。我看
來這位娘子年紀到相當，嫁與他做個娘子罷。薛嫂道：
不瞞你老人家說，這位娘子大人家出身，不拘粗細都從
的，金帛文、工、白不必說，又做的好湯水，今纔三十五歲，亦

家只要三十兩銀子，倒好。保與他罷。張媽媽道：有箇罷處。
有薛嫂道：止是他也隨身衣服簪環之類，並無箱籠。張媽媽
道：既是如此，老身回去對那人說，叫他自家來看。一看，
畢吃茶坐回去了。晚夕對那人說了，次日飯罷以後，果然
領那人來相看。一見了雪娥，好模樣兒，年小，一江就是。
二十五兩，另外與薛嫂一兩媒人錢。薛嫂也沒爭競，就收
了銀子，寫了文書。晚夕過去，次日就上車起身。薛嫂改
換了文書，只兌了八兩銀子交到府中。春梅收了，只
賣與娼門去了。那人要雪娥到張媽家止過得一夜，到
二日五更時分，謝了張媽媽，作別上了車，逕到臨邑。
正是六月天氣，日子長到馬頭上，終日西時。

卷之三

店那裡有百十間房子都下着各處遠方來

唱的這雪娥一領入一個門戶半間房子裡

個五六十歲的婆子還有個十七八頂老子頭打

揃髻抹着鉛粉紅唇穿着一美兒軟綿衣服在炕邊

美琵琶這雪娥看見只叫得苦終知道那漢子潘五是

木客到底爲潘五所誤然則六出者終難與五出者爭也買他來做粉頭起了

名叫玉兒這小妮子名喚金兒每日擎廝羅兒出去酒

上接客供唱做這道路營生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就

娥先打了一頓睡了兩日只與他兩碗飯吃教他學樂器

彈唱學不會又打打得身上青紅遍了引上道兒方裏

好衣穿粧點打扮門前站立倚門獻笑眉目嘲人正

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爲証、

窮途無奔更無投、南去北來休便休、

一夜彩雲何處散、夢隨明月到青臺、

這雪娥在酒家店、也是天假其便、一日張勝被守備差遣
在河下買幾十石酒、酒是色媒人、在酒家店坐地、
虎劉二看見他姐夫來、連忙打掃酒樓乾淨、在上等閣兒

裡、安排酒飯杯盤、請張勝坐在上面飲酒、酒博士保兒送
酒、稟問二叔、下邊叫那幾個唱的上來遞酒、劉二分付道

王家老姐見趙家嬌兒、潘家金兒、玉兒四個上來、伏侍他

張姓夫酒博士保兒應諾、下樓不多時、只聽得胡梯畔笑

聲兒、一般兒四個唱的、打扮得如花似朵、都穿着輕紗軟

綉衣裳上的樓來，望上拜了四拜，立在旁邊。這張勝只
 眼觀看內中一個粉頭，可霎作怪，到相老爺宅裡打發之
 來的那雪娥娘子。他如何做這道路在這裡？那雪娥亦以
 眼掃見是張勝，都不做聲。這張勝便問劉二那個粉頭。
 誰家的？劉二道：不瞞姐夫，他是潘五屋裡玉兒金兒。這
 是王老姐一個是趙嬌兒。張勝道：這潘家王兒，我有些
 熟，因叫他近前悄悄問他：你莫不是雪姑娘麼？怎生到這
 處？那雪娥聽見他問，便簇地兩行淚下，便道：一言難盡。
 如此這般具說一遍，被薛嫂攔住，把其賣了二十五兩。
 子賣在這裡供筵席，接客迎人。這張勝平昔見他生
 好，當是懷心。這雪娥席前慇懃勸酒，兩個說得入港。

和金兒不免掣過琵琶來唱個詞兒與張勝下酒。唱畢，此穿盃換盞，倚翠偎紅，吃得酒濃時，常言世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這張勝就把雪娥來愛了，兩個晚夕留在閣兒裡，就一處睡了。這雪娥枕邊風月，耳畔山盟，西門日張勝儘力盤桓，如魚似水，百般難迷。奈何。次日起來，梳洗了頭面，劉二又早安排酒飯上來，與他姐夫接頭。六碗饗食一頓，收起行裝，喂飽頭口，裝載米麵，僕當跟着，臨出門，與了雪娥三兩銀子，吩咐劉二好生看顧他，休叫人欺負。自此以後，張勝但來何下，就在酒家店與雪娥會往後走來走去，每月與潘五幾兩銀子，就包住了一家。

接人，那劉二見他要圖他姐夫歡喜，連席酒也

要了

找酒樓歡
設一回

名裏窩刮削將來替張勝出

柴米有詩爲証

豈料當年蠻意爲

指
貳詞
貪淫倚勢把心欺

禍不尋人入自取

色不迷人人自迷

今
空
人
也

第九十五回

玳安兒竊玉成婚

吳典恩負心被辱

詩曰

半廢僧居少

橋灘客過稀

家貧奴負主

官懦吏相欺

水淺魚難住

林稀鳥不棲

人情皆若此

徒堪悲復淒

話說孫雪娥實在酒家店爲娼不題却說吳月娘自從大
姐死了告了陳敬濟一狀大家人來贍也死了他妻一丈
青帶着小鐵錠兒也嫁人去了來興兒看守門戶房中無
着與了王姑子做徒弟出家去了那來興兒自從他媳婦

惠秀死了一向沒有妻室、奶子如意兒要便引着李玉
在他屋裡頑耍吃東西來興兒又打酒和妹子吃
來嘲去就刮刺上了非止一日但來前邊歸入後邊乘陰
紅月娘察知其事罵了一頓家醜不可外揚與了他一套
衣裳四根簪子揀了個好日子就與來興兒完房做了
婦了白日上龕看哥兒後邊扶侍到夜間往前邊鋪屋睡
去先爲玳安
小玉一引一日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月滿免有此
哉矣有大妗二妗子并三個姑子都來與月娘飲生日在後邊
屋裡吃酒晚夕都在孟玉樓住的廂房內聽宣卷到一
時分又是月娘自開端不知作者中秋兒便在後邊

香茶等着月娘叫都不應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裡只

安兒正按着小玉在炕上幹得好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慌的湊手腳不迭月娘便一聲兒也沒言語只說得一聲。藏臭肉不在後邊看茶去。其處家之惡。且在這裡做甚麼。廝不知此爲。做甚麼乎。特寵如此。那小玉道我冊中秋兒竈上頓茶哩低着頭往後邊去了。醜畫月娘玳安便走出儀門往前邊來。到了兩日大妗子二妗子三個女僧都家去了。這月娘把興兒房騰出收拾了與玳安住却叫來興兒搬到來。裡看守大門去了替玳安做了兩床鋪蓋。反是如此平安。身裝新衣服。平安固盛了一頂新綢新帽。平安又眼見者_{做了}。新靴襪。平安又替小玉繡了一頂鬏髻。溺愛如此。金銀首飾。如此。四根金頭銀腳簪環墜戒指之類。

兩套綵絹衣服溺愛如此擇日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白日

裡還進來在房中答應只晚夕臨閨儀門時便出去。

寫出
蕙春

和玳安歇去。這了頭揀好東好西甚麼不拿出來和玳安

吃這月娘當看見只推不看見常言道溺愛者不明會得

者無厭。羊酒不均。駟馬奔鑛處家不正。奴婢抱怨都說平

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衣服穿戴勝似別人他比

玳安倒大兩歲今年二十一歲倒不與他娶室。一日在鑛

當鋪看見傅夥計當了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鏃子

月經滿已如金鏃當了三十兩銀子那家只把銀子使了

懿光退速可喫

一個月加了利錢就來贖討傅夥計同玳安尋取來放生

舖子大厨匱裏不提防這平安兒見財起心就連匣

了走去、南瓦子裡武長脚家

月照南瓦已爲殘月而北
方乃死而復活

方月娘能不歸
雲煙手之夢乎有兩個私窠子一個叫薛存兒一個叫

兒在那裡歇了兩夜忘入見他身雖是猛大匣內藏着頭面擦着銀挺子打酒買東西報與土番就把他藏在裡打了兩個耳刮子就拿了也是合當有事不想吳典新陞巡簡騎着馬頭裡打着一對板子正從街上過來見問拴的甚麼人土番跪下稟說如此這般拐帶出來予裡宿娼拿金銀頭面行使小的可疑拿了吳典恩吩咐我帶來審問一面拏到巡簡廳兒內吳典恩坐不下弓皂排列土番拴平安見到跟前認的是吳典恩當初他家夥計已定見了我就放的開口就說

灰癩吳小鈞

西門慶家平安兒吳典恩道你旣是他家人擎這金
在這坊子裡做甚麼平安道小的大娘借與親戚家銀
戴使小的取去來晚了城門閑了小的投在坊子邊
一夜不料被土菴拏了吳典恩罵道你這奴才胡謬
這般頭面多金銀廣正是爲此叫你這奴才把頭面拿出
婆家歇宿行使想必是你偷盜出來的趁早說來無
刑平安道委的親戚家借去頭面家中大娘使我討
並不敢說謊吳典恩大怒罵道此奴才真賊不打如何
認喝令左右與我拿夾棍夾這奴才一面套上夾棍夾
小廝猶如殺豬吽吽道爺休夾小的等小的實說了

典恩道你只實說我就不夾你平安道是這小的

鑄當的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鉤子吳典恩道
 因甚麼偷出來平安道小的今年二十三歲大娘
 小的娶媳婦兒不替小的娶家中使的玳安兒小廝
 十歲倒把房裡丫頭配與他完了房小的因此不憤
 出假當鋪這頭面走了吳典恩道想必是這玳安兒小廝
 與吳氏有好原令人可疑月娘
自取夫復誰尤經先把丫頭配了他
 只實說沒你的事我便饒了你明教
 平安兒道小的不知
 道吳典恩道你不實說與我搜起來如此方見吳典恩之名爲不虛左石
 套上拶子慌的平安兒沒口子說道爺休拶小的等小的
 說就是了吳典恩道可又來你只說了須沒你的事如此方見
 一面放了拶子那平安說委的是大娘與玳安兒有如此方見

要了小玉丫頭俺大娘看見了就沒言語倒與了他衣服首飾東西配與他完房這吳典恩一面令吏典抄了他口詞取了供狀把平安監在巡檢司等着出牌吳氏玳安小玉來審問這件事那日却說解當鋪夥計程不見了頭面把傅夥計唬慌了問玳安玳安說我在生鋪子裡吃飯我不知道傅夥計道我把頭面匣子放在裡如何不見了一地裡尋平安兒尋不着急的傅夥計到香賭誓那家子討頭面傅夥計只推還沒尋出來哩那人走了幾遍見沒有頭面只顧在門前嚷鬧說我當了一銀月本利不少你的你如何不與我頭面鈔子值七八十錢

銀子傅夥計見平安兒一夜沒來家說知是偷錢出鋪

四下使人找尋不着。那討頭面主兒，又在門首嚷亂。對娘說：賠他五十兩銀子。那人還不肯說。我頭面值六十
 鈞子連寶石珠子鑲嵌，共值十兩。該賠七十兩銀子。傅一
 計又添了他十兩，還不肯定要與傅夥計合口。正說時，有
 人來報說：你家平安兒偷了頭面，在南瓦子養老婆被吳
 巡檢拏在監裡，還不叫人快認贖去。這吳月娘聽見吳典
 恩做巡檢，是咱家舊夥計。又反觀
吳典恩一面請吳大舅來商議，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叫傅夥計領贖去。有了原物，在省
 得兩家賴。傅夥計拏狀子到巡檢司，實承望吳典恩看
 時，分上領得頭面出來。不想反被吳典恩老狗奴才，
 罵了一頓。是名吳典恩叫皂隸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屁股

了半日、是各無饒放起來、說道、你家小廝在這裡供出
氏與玳安許多奸情來、我這裡申過府縣、還要行牌捉取
吳氏來對証、你這老狗骨頭、還敢來領賊、倒吃他千奴才
萬老狗、罵將出來、說的往家中走不迭、來家不敢隱諱、
此這般對月娘說了、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正是分開八翼、
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的手腳麻木、又見那討頭面
人在門前大嚷大鬧、說道、你家不見了我頭面、又不與
原物、又不賠我銀子、只反哄着我兩頭來回走、今日洪
去領賊、明日等領頭面、端的領的在那裡、這等不合理、
傅夥計陪下情、將好言央及安撫他、畧從容兩日、就

出來了、告無原物、即陪陪你、那人說等我同

大舅來一商議，叫他尋人情對吳典恩說，何大人安在。何不尋伯爵去，
下這椿事罷。吳大舅說，只怕他不受人情，要些賄賂打點。
他月娘道，他當初這官還是咱家照顧他的。呆詰還借咱家
此正爲二三百兩銀子。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吳大舅說姐姐說不的那話了從來忘恩背義，
一個個見也怎的一語吳月娘道，累及哥上緊尋個路早
寧可送他幾十兩銀子，罷領出頭面來還了人家，省得令
日費。舌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了。月娘送哥到大門首，
也不合當事情湊巧，只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領着一
小鬟過來。月娘叫住，便問老薛你往那裡去，怎的一

不來走走。薛嫂道：你老人家到且說的好。這兩日好不
型偏有許多頭緒兒。咱家小奶奶那裡使牢子大官兒，
了好幾遍，還不得空兒去哩。又說入春梅文字月娘道：

穿插之妙如此

月娘道：

看媽七子撒風，他又做起俺小奶奶來了。末福寺管

未深知

薛老

道如今不做小奶奶倒做了大奶奶了。妙月娘道：他怎

做大奶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他好生造化兒。

從生了哥兒，大奶奶死了，守備老爺就把他扶了正房

了，封贈娘子，正經二奶奶孫氏不如他手下買了兩隻

子四個丫頭扶侍，又是兩個房裡得寵學唱的姐兒。

老爺收用過的，要打時就打，老爺敢做主兒，自恁還恐怕

氣了他。那日不知因甚麼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把頭

都擣了半夜叫我去領出來賣了八兩銀子今日我還在
 哩又使牢子叫了我兩遍叫我快往宅裡去問我要兩副
 大翠垂雲子錯兒又要一副九鳳錯兒先與了我五兩銀
 子銀子不知使的那裡去了還沒送與他生活去哩這二
 見了我還不知怎生罵我哩月娘道你到後邊等我上
 怎樣翠錫兒一面讓薛嫂到後邊坐下薛嫂打開花箇
 出與吳月娘看只見做的好樣兒金翠掩映背面貼合那
 箇錫兒每箇鳳口內啣着一掛寶珠牌兒十分奇巧聞中映出
新舊薛嫂道只這副錫兒做着本錢三兩五錢銀子那副重
雲子的只一兩五錢銀子還沒尋他的錢正說着只見安
走來對月娘說討頭面的又在前邊裏說等不的錫

賊領到幾時。若明日沒頭面要和傅二叔打了，到個去處。
理會哩。傅二叔心裡不好，往家去了。那人壞了，回去了。薛
嫂問是甚麼勾當。月娘便長吁了一口氣。漂七鬱七所
以有此一書

此這般告訴薛嫂。說平安兒奴才偷去印子舖人家當的
一副金頭面，一個鍍金鉤子，走在城外坊子裡養老婆。
吳巡檢拏生監在監裡，人家來討頭面沒有，在門前嚷鬧。
吳巡檢又勒指才難，不容俺家領賊，又要打夥夥計來要
錢。尋不出個頭腦來，死了漢子，敗落一齊來。經知丈夫
當散不知

亦悔從前之惡否。就這等被人欺負，好苦也！說着那眼中淚紛紛
落將下來。薛嫂道：「好奶奶，放着路兒不會尋咱家小奶奶。
你這裡寫個帖兒，等我對他說聲。」老爺差人發付巡檢。

司莫說一副頭面就十副頭面也討去了。月娘道周守備
 他是武職官怎管的着那巡檢司。薛嫂道奶奶你還不知
 道如今周爺朝廷新與他的勅書好不晉的事情寬廣地
 方河道軍馬錢糧都在他手裡打卯遞手本又河東水西
 捉拏強盜賊情正在他手裡。月娘聽了便道既然管着老
 薛就累你多上覆龐大姐說聲一客不煩二主叫他在周
 爺面前美言一句此書總欲爲炎涼看案亦是世情必有間巡檢司討出
 頭面來我破五兩銀子謝你薛嫂道好奶奶錢恁中使我
 見你老人家剛纔悽惶我到下意不去你叫人寫了帖兒
 等我到府裡和小奶奶說成了隨你老人家不成我還來
 回你老人家話這吳月娘一面叫小玉擺茶與薛嫂吃薛

嫂兒道不吃罷你只叫大官兒寫了帖兒來你不知我
身的事哩月娘道你也出來這半日了吃了點心兒去
玉節便放桌兒擺上茶食來月娘陪他吃茶薛嫂兒_裡
丫頭兩個點心吃月娘問丫頭幾歲了薛嫂道今年才
歲了不一時玳安前邊寫了說帖兒見薛嫂兒吃了茶
袖內作辭月娘提着花箱出門逕到守備府中春梅_{以對月娘}
暖床上睡着沒起來哩總描春梅只見大丫鬟月桂_二
說老薛來了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把裡面瞧開_一
色照的紗牕十分明亮薛嫂進來說道奶奶這咱還半
來放下花箱便磕下頭去春梅道不當家化化的磕甚
頭說道我心裡不自在今日起來的遲些問道你做

事

雲子和九鳳鉗兒拏了來不曾薛嫂道奶奶這兩副鉗
好不費手昨日晚夕我總打翠花鋪裡討將來今日
來不想奶奶又使了牢子去一面取出來與春梅過

梅還嫌翠雲子做的不十分現撒

極力描寫

還放在紙

交與月桂收了看茶與薛嫂兒吃薛嫂便叫小丫鬟

與奶奶磕頭春梅問是那裡的薛嫂見道二奶奶

了好幾遍說荷花只做的飯叫我替他尋個小孩

些針指我替他領了這個孩子來了到是鄉裡人

兒今年纔十二歲正是養材兒春梅道你一發替他尋

城裡孩子還伶俐些這鄉裡孩子曉的甚麼因問這丫鬟

要多少銀子薛嫂見道要問價只四兩銀子他老子西

軍使春梅叫海棠你領到二娘房裡去明日兌銀子與我罷又叫月桂大壺內有金華酒篩來與薛嫂兒盪寒再甚點心拏一盒子與他吃省得他又說大清早晨拏寡婆灌他薛嫂道桂姐且不要篩上來等我和奶奶說了話剛纔也吃了些甚麼來了春梅道你對我說在誰家吃甚來薛嫂道剛纔大娘那頭留我吃了些甚麼來了如此這般望着我好不哭哩說平安兒小廝偷了印子舖內人來當的金頭面還有一把鍍金鉤子在外面養老婆吃番子拏在巡檢司拶打這裡人家又要頭面嚷亂那吳巡檢舊日是咱那裡夥計有爹在日照顧他的官動春梅處在此今日一且反面無恩夾丁小斷攀扯人又不容這裡領莊要錢

把傅夥計打罵將來，說的夥計不好了，躲的往家去了。參
我來多多上覆你老人家，可憐見舉眼兒無親的叫你替
他對老爺說聲，領出頭面來交付與人家去了。大娘就來
拜謝你老人家。春梅問道：有個帖兒沒有？不打緊，你爺出
巡去了，怕不的今晚來家。等我對你爺說。薛嫂兒道：他有
說帖兒在此，向袖中取出。春梅看了，順手就放在臘戶檯
上。不一時，托盤內擎上四樣，嗄飯、菜蔬、月桂、擎大銀鍾。滿
滿斟了一鍾，流沿兒遞與薛嫂。薛嫂道：我的奶奶，我怎堪
的這大行貨子！春梅笑道：比你家老頭子那大貨差些兒。
那個倒捱了，這個你倒捱不好？又與我捱了，要不吃。
月桂，你與我捏着鼻子灌他。薛嫂道：你且擎了點心，與我

打個底兒着春梅道這老媽子。单管說謊。你總說吃了來。
這回又說沒打底兒。薛嫂道吃了他兩個茶食。這咱還言
哩。月桂道薛媽媽。你且吃了這大鍾酒。我拏點心與你吃。
俺奶奶怪我沒用。要打我哩。這薛嫂沒奈何。只得灌了二
鍾。覺心頭小鹿兒。劈劈跳起來。那春梅掀個嘴兒。又叫着
菜斟滿一鍾。叫他吃。薛嫂推過一邊。說我的那娘。我這
點兒也吃不的了。海棠道你老人家。捱了月桂姐一下。
不捱我一下子。奶奶要打我。那薛嫂見慌的直掀兒。跑到
地下雪之服氣至此。梅花生色何如。春梅道也罷。你拏過那餅與他吃了。
叫他好吃酒。月桂道薛媽媽誰似我。恁疼你留下恁好。

餛果餡餅兒。與你吃。就拏過一大盤子頂皮酥攪。魂

來那薛嫂兒只吃了一個別的春梅都叫他袖在袖子
到家稍與你家老王入吃薛嫂兒吃了酒蓋着臉見犯
盤子火薰肉醃臘鵝都用草紙包裹塞在袖內海棠使
白賴又灌了半鍾酒見他嘔吐上來總收過家伙不要他
吃了春梅分付明日來討話說兌下頭銀子與你臨出門
春梅又分付媽媽你休推諱裝啞那翠雲子做的不好
日另帶兩副好的我瞧薛嫂道我知道奶奶叫個大姐送
我送看狗咬了我腿春梅笑道俺家狗都有眼只咬到狗
禿根前就住了、一面使蘭花送出角門來話休饑舌扇出
備至日落時分出巡來家進入後所左右丫鬟接了春梅
進房見了春梅小衙内心中欢喜坐下月桂海棠拿茶

了將出巡之事告訴一遍。不一時，放桌兒擺飯。武定
燭安排盃酌飲酒。因問前邊沒甚事。春梅一面取過薛嫂
拿的帖兒來。與守備看說。吳月娘那邊如此這般小廝。李
安兒偷了頭面被吳巡檢拏住監禁。不容領贍。只拷打他。
所攀扯誣賴吳氏好情。索要銀兩。呈詳府縣等事。守備參
了說。此事正是我衙門裡事。如何呈詳府縣。吳巡檢那廝
這等可惡。我明日出牌。連他都提來發落。又說我聞得些
逃檢是他門下夥計。只因往東京與蔡太師送禮。帶挈他
做了這個官。如何倒要誣害他家眷。梅道。正是這等說。
百兩慶
之情你替他明日處處罷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於教匪。
月娘家補了一紙狀。當所出了個大花欄批文。令人爲他

用一個封套裝了批上山東守禦府爲失盜事仰巡檢司
官連人解註繳右差虞候張勝李安准此當下二人領出
公文來先到吳月娘家月娘管待了酒飯每人與了一兩
銀子鞋腳錢傳夥計家中睡倒了又寫傳移計吳二舅跟隨到
巡檢司吳巡檢見平安監了兩日不見西門慶家中人來
打點正教吏典做文書申呈府縣只見守禦府中兩個公
人到了拿出一批文來與他見封套上朱紅筆標着仰巡檢
司官連人解繳拆開見裡面吳氏狀子詭慌了反賠下情
與李安張勝每人二兩銀子隨卽做文書解人上去到了
守備府前伺候半日待的守備升廳兩邊軍牢排下然後
帶進人去這吳巡檢把文書呈遞上去守備看了一遍說

此是我等

這事如何不申解前來口領延遲益滯聽

情弊耶

巡檢稟道小官總待徵文書申呈老爺案下

科考

批到了審情喝道你這狗官可惡多大官轄這

等

法度抗違上司我欲奉朝廷勅命保障地方巡捕

督軍移兼管河道職掌開載已明你如何拏了這

行申解妄用刑杖拷打犯人誣舉無辜頭有情弊那

檢聽了摘去冠帽在階前只領磕頭守備道本當參

你這狗官且饒你這遭下次再若有犯定行叅差一

把平安提到所上說道你這奴才偷盜了財物還肆言

主人家都是你怎般也不敢使奴才了喝令左右與我

三十大棍放了將賊物封貯叫本家人來領去一面

吳二舅來遞了領狀，守備這裡還差張勝擎帖兒同送到西門慶家見了分上。春梅吐氣如此方了不垂別淚一段公案吳月娘打發張勝酒飯，又與了一兩銀子，走來府裡回了守備，春梅詰她。吳巡檢乾拏了平安兒一錫，倒折了好幾兩銀子。月娘燭了那人家頭面鈎子，見是他原物，一聲兒沒言語去了。伸繖計到家，傷寒病睡倒了，只七日光景調治不好，嗁呼哀哉死了。月娘見這等合氣，把印子舖只是收本錢贖討，不解當出銀子去了。止是叫吳二舅同玳安在門首生薑鋪子，日逐轉得來家中盤纏。此事表過不題。一日吳月娘叫將薛嫂兒來，與了三兩銀子。薛嫂道：不要罷傳的府福奶奶怪我。冷的月娘道：天不使空人多有累你。我見他五

題出來就是丁子是買了四盤下飯，宰了一口鮮猪，一
南酒，一疋綺絲尺頭。薛嫂押着來守備府中致謝春梅。
生色也

不垂別淚。玳安穿着青絹褶兒，拿着禮帖兒，薛嫂領着，到後堂，春梅出來，戴着金梁冠兒，上穿綉襖，下着錦裙。

右丫鬟養娘侍奉。今不肯如此玳安扒倒地下磕頭，春梅分身

放桌兒擺茶食與玳安吃，說道：「沒甚事，你奶奶免了罷。」

何又費心送這許多禮來？你周爺已定不肯受，玳安道：

奶奶說前日平安兒這場事多有累，周爺周奶奶費心。

甚麼些小微禮兒？與爺奶奶賞人罷了。春梅道：「如何好？」

薛嫂道：「你老人家若不受，惹那頭又怪我。」春梅一面

請進守備來計較了，止受了猪酒下飯，把尺頭回將去。

舉了玳安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抬盒人二錢春梅因問
 奶奶哥兒好麼、玳安說哥兒好、不會要子兒哩、又問玳安
 見你幾時籠起頭去、包了網巾、幾時和小玉完房來、
有
 平向日敬濟事之意、玳安道是八月內來、春梅道到家多頂上、你奶奶
 多謝了重禮、待要請你奶奶來坐坐、你周爺早晚又此
 繢去、我到過年正月裡、哥兒生日、我往家裡來走走、玳安
 道你老人家苦去、小的到家、對俺奶奶說到那日來接經
 婦說畢、打發玳安出門、薛嫂便向玳安兒說大官兒、你去
 罷、奶奶還要與我說話哩、那玳安兒、抬盒担回家見了
 月娘說如此這般、春梅姐讓到後邊、管待茶食吃、問了
 母兒好、家中長短、與了我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抬盒人二



錢銀子多頂上奶奶多謝重禮都不受來被薛嫂兒和書
再三說了纔受了下飯猪酒抬同尺頭要不是請奶奶過湯
去坐坐一兩日周爺出巡去他只到過年正月孝哥生旦
要來家裡走走又告說他住着五間正房穿着錦裙綉襪
戴着金梁冠兒出落的越發胖大了手下好少丫頭奴才寫二月二日是二十號。
侍奉月娘問他其實說明年往咱家來玳安見道委的
我說來月娘道到那日咱這邊使人接他去因問薛嫂
的還不來玳安道我出門他還坐着說話叫我先來了此兩家交往不絕正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有詩
征

得失榮枯命裡該

皆因年月日時裁

胸中有志終須至

囊裡無財莫論才

用白布

囊袋無頭

識才

